

彭公案

第一函
三冊

繪圖十九續彭公案卷四

第三十一回

賊軍師解說六士課

守城池特出兩忠臣

敘魏家蘭九編輯

詩曰 術數居然有可憑

匪徒黨羽見深心

忠臣世亂方能識

不料歸州有兩人

話說歸州知州張建幹和守備方錦標在頭城上望見一隊人馬以為必是宜昌調來的救兵從此可以解圍甚為得意及到城邊只見當先一面大旗旗上載是討清大元帥郭六個大字張建幹和方錦標本是一團熱心未免煩時冰冷但是南壽王朱朝元所有大隊軍糧已把歸州城圍了多時郭德虎怎麼這回纔到呢只因長陽縣知縣郭人杰和郭德虎認為本家弟兄格外親切郭人杰現託郭德虎在南壽王面前多說些好話以圖將來的裁撤故此加意巴結再三款留所以多住一天到得稍遲當下郭德虎見了南壽王朱朝元把郭人杰的私意表過回頭問問攻城的情節碰着左元帥龍在天因為雲梯板橋都是往勞無益悶悶不樂大家正在計議郭德虎道此城形式自南至北不過一里多路自東至西不過將近二里周圍合算起來大約不過八里以三萬以上的人馬包圍七八里的城池環繞當有數周縱然是个鐵桶也可將火鎔化況且昨日聽見長陽縣的縣官說過城內僅有州官一人守備一人官兵亦只數百並不同彭朋手下有許多男女英雄有許多精壯人馬還怕他有飛天的本領驚人的手段麼今日不破尚有明日明日不破尚有後日區區一城縱或多延時日諒不致終久不破龍元帥何必如此性急呢從此過了兩天朱朝元也覺納悶以為長此相持耽擱北伐的時日兼恐彭公的大兵又要追到若將此城舍去不取另攻別處未免挫了銳氣於心不甘輾轉思維游移莫決因向軍師劉孝基李一淳二人說道軍師的術數必有妙驗難道有疑即煩再占一課到底這個歸州城池能破不能破呢劉孝基答道是且請大王報一時辰於是朱朝元報了個丑時李一淳拿了一張紙提了一枝筆復又翻了曆書看明本日的干支寫了一些子丑寅卯青白朱紫的字樣看了一看咬文嚼字的說道此次所占之課名曰六士課素有奇驗與前次文王卦尚有不同今看此課張建幹已經發動臨在旺地官鬼尚在埋伏正臨憂慮蓋朱雀者係切大王之姓朱也官鬼者係指官兵而言也一動一靜顯見朱雀足以制官鬼官鬼斷不能剋朱雀如此看來此城必破而無疑矣請大王儘可放心朱朝元聽得很

是有理。不勝欣喜。便吩咐元帥將軍先鋒統領。督率一眾。囑囑四面填壕築土。準備晝夜攻打。大元戎卻紫姑。副元戎冷素貞。因為城內。並沒什麼善用技術的能人。也就不暇運用邪術。只在後頭搭一座將臺。陪看南霽王朱朝元。遠遠的盼望。却說歸州州官張廷幹。守備方錦標。在城內指揮那數百健兒。一時放砲。一時射箭。在城頭上日用巡防。川流不息。一連數天。砲子已經放完。箭矢已經射盡。兼以糧草告乏。城內居民。戶戶停炊。羅雀捕鼠。藉充飢腸。究竟寔屬無幾。匪軍總是攻打。救兵總是不來。兩眼望穿。渺無音信。原來宜昌府距歸州。僅有兩百里路。申請調兵。已有多日。怎麼至今並未到呢。只因宜昌府雖有一個參將。其實年紀已有六十多歲。暮氣已深。未能振作。部下士卒。兩箇也都是老弱不堪。以及市井無賴的棍徒。并且缺額甚多。以為乾沒糧餉的餘地。此次一聞征調。那些殘兵。都怕見戰。早已紛紛逃散。那參將雖然接到申請的公文。定是出於無奈。所以既未發兵。又未答復。惟有張廷幹方錦標二人。盼望救兵有如大旱之望雲霓。一船左望不來。右望不來。手下精壯都是餓得奄奄待斃。城頭碑石。已是攻得岌岌垂危。方錦標看看城已難守。只得拔劍自刎。做個忠烈的精魂。未幾城已攻破。張廷幹竟被亂兵所執。朱朝元等勸他投降。張廷幹大聲罵道。你是賊亮的出身。強盜的本性。冒充明室裔孫。擾亂清平世界。將來那有好結果呢。我乃盛世的文臣。良民的父母。只恨兵力不足。未能掃平匪寇。擒獲你這虎驍。千刀萬剮。我還能甘心降賊。噫。如是大罵不止。朱朝元怒氣上衝。命將牙齒敲落。張廷幹依然罵不絕口。頗有顏果卿文天祥之遺風。可憐熱血一腔。頓時身首異處。後來彭公查明長陽歸州兩處的情形。奏明皇上。諭令把長陽縣的縣官郭人杰。遊擊阮魁就地正法。歸州知州張廷幹。守備方錦標。勅建專祠。香火不替。以慰忠魂。這是後話不講。且言歸州既破。匪寇進去稍停一日。大肆淫虐。屠城而去。跟身赶到宜昌。宜昌的知府參將俱已躲避。竟致失守。從此所過府廳州縣。不是開門納降。就是所攻必克。儼然勢如破竹。毫無阻撓。地方情形。皆形焦爛。鄂州全境。多半在震動之中。但是彭公。就是平南大元帥之職。自應以肅清匪寇為己任。正當跟踪追剿。勿得延緩。怎麼多時不曾出現。竟任匪寇如此猖獗呢。原來彭公自從出了夔州城。拔寨開差。向東南一路追發。行到川湖交界的地方。有于彪近前稟道。卑職原是重慶府的參將。因為成都被圍。所以帶領三千人馬。會同助剿。今既託庇大帥的威福。成都夔府兩處。都幸克復。川境計可稍

安半職似宜。仍回本任。未便擅離職守。彭公道。現在匪寇未滅。也怕匪軍竄到重慶。不可不防。你就從此領你原帶的人馬回去罷。於是彭公再率大兵前行。本意趕赴匪黨。刻不容緩。無奈清初康熙時代。電報未設。郵政未行。僅靠驛站傳信。消息多不靈便。故此匪黨踪跡。一時探聽不覺。況且朱朝元和郭得虎等。先後會頭都在清風寨盤桓數日。各處都未探得風聲。不啻躲在鼓裡一般。教彭公從何處找尋呢。那日行到施南府相近。忽見大旗招展。炮火連天。彭公以為就是匪軍。圍了施南府城。吩咐陸宗道。孔正憲等。擺開隊上前戰。正是 疑感匪軍從此過 定教一戰掃妖氛。究竟是否匪軍。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兩湖總督飛遞公文

二位道姑怕違天誡

詩曰 數千里路正迢迢

飛遞公文軍事勞

生命一時如草薔 只妨天誡不能逃

話說彭公帶領大兵。行至湖北施南府。忽見大旗招展。火炮連天。以為就是匪軍。吩咐軍官。上前交戰。湊近一看。那裡是匪軍呢。原來是施南府的協鎮。因恐匪軍過境。必須迎敵。不得不早為預備。所以傳集各營。都到操場練習。自己知和府一同觀看。當下協鎮知府。曉得彭公從此經過。即便擺隊迎接。不敢怠慢。彭公覺得一路有些辛苦。也想稍為歇息。吩咐大隊暫在城外安營。親自帶着老少男女英雄。進城住了兩天。暗想朱朝元一班賊匪。跑到何處。總是打聽不實。難道已回雲南嗎。連雲寨本是他發始的巢穴。何不用探本窮源的方法。趕到連雲寨。以便搗他巢穴。呢。如是想畢。不免又從施南府起身。往雲南曲靖府而來。只因連雲寨是在曲靖府馬龍州東南十五里的地方。彭公素昔熟悉地輿。所以考核清楚。這日彭公剛纔到了曲靖府地界。忽然接到一封緊急公文。封面上載明緊要公文。火速飛遞。欽命平南大元帥彭開折。欽命頭品頂戴戶部尚書特授兩湖總督王謹。封彭公知是這封公事。係玉堂由湖北武昌所發。即忙撇開一看。大意是言朱朝元已經僭稱南壽王。帶有三萬人馬。連破各府州縣。全鄂震動。現在已隔武昌不遠。請速回轅。返旆協力兜捕等語。彭公看畢。大為駭異。因向大眾說道。朱朝元這廝如此狂妄。擅敢稱王。竟在湖北境內放肆橫行。蹂躪人民。大約不少。怎麼一向未有寔信。可恨可恨。今既接有這宗公文。咱們就不消到連雲寨了。連連星夜趕回湖北。早到一日。就是早一日的好處。大家都應道是。立時整隊回鄂。但自雲南約

至湖北約計七八千里。若欲刻日趕回。談何容易。這且傳下慢表。且言兩湖總督玉堂。接得探報。知忠偽稱南燕王。朱朝元帶有嘍兵三萬。已抵大冶縣散花洲。須知這個散花洲。就是昔日周瑜破曹操。驢酒散花。慰勞三軍的所在。隔武昌府。不過一日的路程。玉總督雖然是個旗人。却也有點能幹。一面脩辦公文。請彭公回湖北。協力夾捕。一面傳集提督協鎮。調動駐防。城守的各營。前去迎敵。免得到了省城近地。一時措手不及。妨碍寔多。於是提督協鎮一齊開差。總督玉堂居然不辭勞苦。也就親身督陣。各營人馬。共有七千。拔致散花洲。看看匪軍。寔在不少。大有眾寡不敵之勢。玉總督想出一個以靜制動的法門。吩咐暫退五里多路。儘靠西崖山脚下寨。只須把武昌通行的大路。在此攔住。專候彭大元帥回來。再行接戰。算計已定。各營遵從。乃匪軍的先鋒洪承天。洪希武。因見官軍只有數千。頗有藐視的意見。各帶手下三千嘍卒。直向西崖山脚一撲。洪承天提起鋼叉。洪希武使出板斧。都是勇氣逼人。那武昌的提督協鎮。雖是高官厚祿。其寔沒有本領。早已唬得渾身亂抖。急向西崖山石洞裡躲藏。所幸那些兵丁。人悍勇。個個精明。只聽玉總督的號令。各提刀槍。步步就前。節節有制。把那嘍卒殺傷過半。隨後又拿着藤牌。提着手短刀。從山脚向前一滾。便把洪承天洪希武的馬腿。一齊斬斷。希武承天。急着想往下一跳。若不是兩脚抽得甚快。險被一刀把足膝截穿。蓋以這些兵丁。都由本省招募。操練成隊。名曰楚軍。楚軍之強。所以於今為烈也。洪希武洪承天大敗而回。大元帥郭德虎。大將軍劉小裕等。看見楚軍這樣利害。也有些胆怯。不敢出頭。大元戎鄧紫姑道。這些無名小卒。公然以少勝多。這還了得嗎。且待俺前去收拾他罷。即時邀同冷素貞。一手執着寶劍。一手執着麈尾。只帶兩百嘍騎。騎着兩匹黑馬。直向西崖山脚。冉冉而來。總督玉堂。見是兩個道姑。未必有什麼能力。并不放在心上。那些兵丁。見是道姑年輕。更覺肆意侮慢。嘴裡不乾不淨。竟把褲子脫下。對他撒尿。紫姑素貞。總不理會。只將寶劍一擺。麈尾一拂。口內念起咒語。便見天氣。立時陰慘。烏風陣陣。吹个不息。數千官兵。兩眼漆黑。大家都是昏昏沉沉。竟被兩百嘍騎。捉到就殺。玉總督雖然有些貴氣。未曾昏迷。但見全軍覆沒。知是遇了妖術。自恨無法可設。也就躲藏石洞。原來紫姑素貞。此次用的妖術。教作黑眼烏風陣。倘是遇着陸宗道。秦光榮。李翠桃。孫寶珠等一班能人。破以太乙五雷正法。數千楚軍。何致同時喪命呢。紫姑素貞。因為官兵殺淨。自覺罪過不輕。恐遭天譴。但以事至如

此無可如何。遂即收了妖術。回見南壽王朱朝元。朱朝元和一些匪黨。自然得意非常。皆說兩位元戎功勞不小。即令就去攻打武昌。順風而下。鄧紫姑冷素貞同向朱朝元說道。此去打武昌。自必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但貧道有個下情。要求大王俯允。朱朝元道。二位元戎既有特別的意見。孤豈有不依從之理嗎。儘管說出。大家斟酌罷。紫姑素貞同聲又道。貧道並無別事。這因這回用了黑眼烏風陣。把那楚軍殺了乾淨。自覺開了殺戒。罪孽太深。天地鬼神。皆當痛恨。但願目下攻打武昌。萬勿傷害生命。致令貧道罪上加罪。朱朝元道。二位元戎既有這樣善心。將來自有善果。孤豈願為欽佩。當時下了王命。傳知元帥將軍先鋒司令。此去前抵武昌。當以不殺人為本。各遵洪武年間馬皇后的懿訓。如或故違。重則斬首示眾。輕則責罰開除。自此王命發下。大家唯唯遵從。於是。由大冶縣散花洲起身。走上大路。不日便到武昌。在朱朝元的心意。以為武昌乃湖北的省垣。必有重兵紮守。一時攻打不開。雖然不肯殺人。也要多多費事。豈知總督玉堂和提督協鎮。都是縣在西崖山石洞之內。此時未敢出頭。所有幾營楚軍。沒有一個生還。匪軍到了城邊。只見四門大開。並無動靜。但不過許多百姓搬家出城。以圖避亂。朱朝元便和許多匪黨。統率大隊陸續進去。又是出示安民。表明討清的命意。燒殺之事。雖能禁止。淫掠之事實。實在甚多。於是執攔數天。注意却在北伐。因和正副元戎。正副軍師商量進取的方法。鄧紫姑想了一想。正是。女子居然能涉想。當時不愧大元戎。不知鄧紫姑想出什麼見解。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小姑山關夫子顯聖

老君洞朱朝元祭神

詩曰 關公顯聖正驚人

匪寇當存敬畏心

元始天尊原不昧

看來發語甚分明

話說鄧紫姑因為商量進取方法。不免想了一想。這纔慢慢的說道。討清的主張。當以北伐為根本。似不必在東南數省長此糾纏。且以此去北方宜走水路。不必走旱路。誠以旱路所過城池。必有官兵把守。戰事紛繁。勢甚迂緩。不若運走水路。順風揚帆。沿流而下。由漢口過九江。直抵上海。再從上海經黑水洋到天津。以天津隔北京。只有兩百餘里。較之自湖北經過江西安徽山東直隸各省。當為便利。但不過須用船隻。急宜預備。尚請大王裁奪。朱朝元道。大元戎的見解。自然不錯。孤豈別有疑議嗎。若船隻一層。只消自九江以上。武漢以下。將所有民船。一律封下。當可

以得數千隻。何用另行預備呢。於是商量妥當。吩咐一班喽囉。帶着南壽王印信的封條。沿江封船。不到數日。果有千餘隻頭號大船。齊集於武漢之間。當下賊黨匪徒。棄了馬匹。捆載細軟。紛紛上船。首尾相接。長帆揚揚。大霧飄飄。儼然有三國時曹孟德下江南之威概。未幾南風漸起。順水推舟。又頗有兩晉時祖士雅過江。擊楫之興致。這時行至九江境界。忽然日色無光。雲霧頓起。空中一聲響亮。好似山崩地裂一般。大家不知何故。抬頭一望。只見一個極大的人影子。面如重棗。丹鳳眼。卧鬚眉。五柳三鬚。身穿綠袍。手中執着青龍偃月刀。一足踏在彭郎磯頭。一足踏在小姑山頂。旁邊站有一個滿臉烏黑的黑漢。披着一面大旗。旗上載着五虎上將。漢書亭侯關。九個金字。那些匪寇。知是關公顯聖。大家唬得魂不附體。個個伏在船艙。不敢動彈。移時大霧一掃而空。風大作。波濤上湧。所有船隻。一半傾覆。一半傾覆。所拿鄧紫姑身邊帶了一顆辟水珠。急向江裡一丟。却也有些奇怪。便見江水往兩邊一分。江底下的大船翻身朝上。復因水勢慢慢托起。一時風平浪靜。轉舵回頭。所有匪黨。盡被水淹斃者。約計十之六七。將軍司令元帥。先鋒雖未落水身亡。却已灌飽一肚冷水。衣服都是水淋。惟朱朝元。冷素貞。劉孝基。李。淳。因和鄧紫姑同坐。夏頂大的官船。尚幸安然。無恙。大約是得辟水珠的効力。朱朝元暗自想道。清復明。當是應天順人之舉。誰知碰着關公作對。受此虧折。較之彭賊官更為利害。這却如何是好呢。遂向鄧紫姑再問道。取的計策。鄧紫姑道。許多大兵。許多大船。還由水道直取燕京。本指望馬到成功。易如反掌。乃竟有關公顯聖。阻碍前程。淹沒軍人。吃虧不小。想必是時候未到。天意使然。為今之計。只有暫緩須臾。徐圖發展。欲速則不達。此語誠然。實道一向聽人說過。廣西梧州府藤縣地方。有六爻山。山形六疊。有如卦爻。山上有了大寨。寨主姓洪名之範。自稱震天王。各項武藝皆精。手下有六個大頭目。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列居六疊山內。共有六千嘍囉。其志也是不小。常有起事之心。大王若能和他聯絡。必能共成大事。朱朝元道。大元戎的算計。正合孤意。就是這樣舉行罷。當時帶了破船殘兵。溯流而上。回到武昌江邊。一同乘船上岸。點點嘍囉兵數目。除被江水淹斃之外。生存者不及萬人。走到武昌城外。看見城門已閉。料定總督玉堂。以及提督參將。必已由西崖山石洞回城。恐怕招有新軍在內埋伏。也就不敢攻打。只在城外找了一些原先所棄的馬匹。大家騎上。便向廣西六爻山進行。這日行到柳州府老君洞相近。宋朝元覺得討清之事。如此勞神費力。心上有些狐疑。聽說李老君乃是道教之祖。素昔神靈。何不往這

洞裡叩頭。指示机宜呢。原來這個老君洞。是在廣西柳州府融縣東南五里之地。本名灵岩山。山上有个大洞。洞內白石巍然。有如人狀。座下還有一个青牛頭角。顯赫都是活石生成。正如昔日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的形象。宋朝太宗咸平年間。御書叙文一百二十軸。建樓藏之。自此以後。真人道士。往來不絕。現今香火更盛。實非尋常。此時朱朝元吩咐匪黨。暫在靈岩山脚紮寨。權且歇息。便教軍師劉孝基。李一淳。沐手焚香。寫了一道疏文。其文有云。

明代高孫南壽王朱朝元。率領大元戎鄧紫姑。副元戎冷素真。總司令王一虎。大將軍劉小裕。大元帥郭德虎。左元帥龍在天。右元帥康繼才。先鋒官洪承天。洪希武。正軍師劉孝基。副軍師李一淳等。謹以香楮庶饌。不勝之儀。致祭於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殿下。竊維世事。當由天定。神道必合人心。上有彼蒼。當能默佑。帝畀下有黎庶。豈皆甘作胡奴。四萬里江山。何可任旁人竊據。數千年帝國。終當由漢族主持。今有黃種之煽派。朱氏之後裔。有猷有為。一心一德。共圖大業。迅起義師。方欲掃掃腥羶。無奈屢形阻滯。關雲長何故顯聖。彭賊官竟爾阻撓。伏希神靈保護。道力維持。究竟何時可以掃北。何計可以滅清。仰仗暗示機宜。俾定方法。不勝迫切禱祈之至。謹疏以聞。

疏文寫畢。朱朝元等念過一遍。即刻燃些香燭紙馬。和一班重要的匪黨。走至老君洞口。便有兩個小道士引進洞內。參過彌勒拜過金剛。禮過真人。叩過祖師。步入清虛宮。便見道士代為焚香點燭。燒了疏文。敲鐘播鼓。朱朝元等倒身下拜。三跪九叩。嘴裡祝禱一番。復見神龕上面有个簽筒。因叫小道士拿下。接在手中。搖了幾搖。抽起一枝。看是八十一簽。這纔大家爬起。查出一張一文。上面籤的却是。

癡心不已神難佑

何事奔波總未休

宋代江山初奠定

勸君解散任雲遊

朱朝元看了一看。又遞與大眾同看。皆道菩薩的話語。有灵有不灵。可信不可信。就是人力也可回天。何必如此迷信呢。由是出了老君洞。下了灵岩山。吩咐拔寨起身。仍欲前往六叉山。和那寨主洪之範會面。再作商酌。吹起軍號。整起旂幟。大家上馬前行。却聞前面也有軍號之聲。遙遙相應。朱朝元等不勝驚喜。以為便是洪之範的人馬。由六叉山寨不約而來。正是。匪黨急思聯匪黨。疑為亂匪帶兵來。不知來者可真是洪之範的匪兵與否。且聽下回。

第三十四回

王一虎提刀衝陣

彭大師駐節武昌

詩曰 大刀提起向前衝

匪黨偏教蓋戰功

黃鶴樓頭遙望處

帥旂飄揚却臨風

話說南壽王朱朝元等聽見前面軍號之聲，以為是六丈山的寨主洪之範帶有大隊嘍囉，不約而來，聯合一起，幫助討清，正自歡喜，不走到切近，即見當先一面大旗，逆風飄揚，上有平南大元帥的字樣，隨後跟着大兵兩萬，男女英雄足有好幾十位，朱朝元知是彭公已到，心土本來有些懼怯，因為前在成都夔州兩處受過驚唬，怕又吃虧，意欲逃避，惟有司令官王一虎自從清風寨下山以來，未曾與彭公手下的能人見過，高下即向朱朝元說道：「大王不必擔憂，諒彭朋手下的狐羣狗黨，當真是有三頭六臂，無人抵擋嗎？且待俺去衝他一陣，說聲未了，便是提起一口大刀，跳上馬背，顯出賽旋風的手段，兩腿把那高大的黑馬一夾，帶了一些嘍兵，好像一窩蜂，向上一擁，却說彭公自從接得兩湖總督玉堂的公文，指望速速趕回湖北，路上行了多日，無分晝夜，不免人疲馬乏，甚覺辛勞，陡然遇有一些嘍兵，擁出一個高大的黑漢，黑人黑馬，黑旗黑衣，儼然是黑松林裡跑出黑旋風李逵一樣，彭公也是不免吃驚，當下紮住陣脚，走出一員大將，提起長矛，一躍上馬，高聲喊道：「咱乃平南大元帥彭公部下，候補提督孔正憲是也，來者是何等賊徒，報過名來。」王一虎便也高聲大呼，通過姓名，兩下刀矛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孔正憲因是長途辛勞，氣力有些不加，虛刺一矛，不免敗下，彭公吩咐收隊，王一虎居然大為高興，做出餘勇可賈的形像，把大刀舞了一回，徐徐回去。朱朝元誇獎一頓，兩邊都在那個曠野地方紮下營寨，夜飯以後，朱朝元恐怕官兵營裡能人夤夜行刺，彭公也防匪黨運用妖術，彼此一律戒嚴。到了次日，又是野戰一天，互有勝負，是日三更以後，彭公正在行營裡和李七候等商酌明天如何進攻，如何兜捕，如何埋伏，如何剗殺，忽見霧氣騰騰，響聲隱約，因向寨外眺望，却見半空裡有兩道青氣，縹緲不定，又見有三道白光，旋轉如環，忽上忽下，若龍若蛇，一時似暮烟之映夕照，一時似晚霞之散長天，互相轉轉，織作一團，難捨難分，相持許久，彭公和李七候看有多時，不禁喝采，一轉眼間，復見一道青氣劃分兩段，一道青氣亦即落下，頓時濃霧滿天，星斗，惟有三道白光，越顯明亮，又是一番纏繞，然後

慢慢收回。彭公和李七候因為夜深無事，仍歸營內。剛纔落坐，便有李翠桃、李翠鳳、孫寶珠三人由寨外進來。彭公道：「本帥曉得李老英雄看那三道白光，想必是三人的神劍。」李翠桃笑盈盈的答道：「俺和翠鳳、寶珠因在野外紮營，與匪黨相隔咫尺，恐有劫寨暗刺的詭謀，防備更宜嚴密。所以夜晚不敢安睡，常時出外觀望。不意今夜果有一些妖霧，兩道妖氣，俺們便曉得是鄧紫姑、冷素貞運用妖術，吐出妖劍，想要不利於大帥。也就運用元氣，吐出神劍，相與抵敵。誰知邪不勝正，那冷素貞的妖劍，立時成為兩截。大約他那妖氣已洩，必難久於人世。鄧紫姑却是妖劍稍精，尚能見機而作妖劍，立時收回。這也是他的命不該絕。」彭公道：「今夜之事，倘非得你三人之力，本帥性命休矣。當時且驚且喜。李七候道：『時候不早了，大家都要去睡。』」彭公道：「明天預備有事，於是一宿無話。」第三日一早起，來彭公傳令：「孔正憲、陸宗道各帶三千人馬，前去討賊吳葵、洪光典。各帶三千人馬，到前面左邊山谷中埋伏。周永福、匡洪義各帶三千人馬，在右邊樹林內埋伏。直隸提督賈官保、潼關總兵關玉，以及泰將壽全、副將常興各帶一千人馬，兜捕劫殺其餘的男女老少英雄。及安撫所到諸位俠義，獲從彭公在後，准脩生擒朱朝元，解送京師，請旨正法。」彭公傳令既畢，各用戰飯到得已正時光，分途前進。誰知到處探望，昨日日本有賊營，今日竟成空廠，四顧茫然。令人詫異。但見一个小山，旁邊有新土一堆，堆前插有木牌，牌上寫有「道姑冷素貞之墓」七字。這個原因是由昨夜三更以後，冷素貞邀同鄧紫姑，暗用妖劍，刺彭公。却遇李翠桃等三人，以神劍敵住。冷素貞的妖劍，竟被削斷。一時收不回來，精氣洩盡，倏尔亡身。鄧紫姑覺得失了臂助，甚是感傷。潦草收殮，埋在小山之旁，訂一木牌，作為標記。朱朝元也覺傷了素貞，挫了銳氣，曉得彭公手下能人太多，再一接仗，勢必又受損傷。和鄧紫姑急急商議，三十六着走的為妙。只得仍回連雲寨，以待時機，再為看勢行事。便於四更時候，急忙收拾檢點，乘夜逃跑。人銜枚馬摘鈴，一氣跑有二三十里路。天曉大亮，以後都是一路無擾，連從小路奔往雲南。却說彭公和眾位英雄俠客，指望這回剿捕匪黨，當如疾風之掃敗葉，烈火之燎毫毛。匪寇肅清在此一舉，不多時，孔正憲、陸宗道等陸續回頭，皆說朱朝元不知何往，冷素貞大約已亡。所有匪黨，噫嘯都如烟消霧散，渺渺無踪。彭公說道：「這匪黨寔屬異常狡猾，本帥在西。他却到東。本帥在南，他又在北。此次狹路相逢，他忽連夜遁去，那末復回武昌去嗎？咱們本意是因王總督有公

文告急。所以由雲南回來。此地已隔武昌不遠。不如仍到武昌。和玉總督一會。最可摩定地方情形。再行商議討賊的方畧罷。算計已定。不日已到武昌。總督玉堂及江夏武昌兩縣的知縣文武官員。遠遠迎接。進城之時。看看街坊上生意如常。雖經匪黨過境。尚未大受損失。玉總督和彭公各把已往的情節。互相敘述。當下便在總督衙門裡。駐節所帶的大隊人馬。在城內城外各處營盤。借住男女老少英雄。亦隨彭公在督署東邊。空屋裡住下。這時彭公正和玉總督談及長陽縣知縣。遊擊甘心降賊。歸州知州李倫。都能盡節捐軀。方擬拜摺出奏。忽報外面聖旨到了。請彭大帥接旨。正是：郭督晤談提往事。陡然上諭自京來。欲知聖旨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接聖旨領御賜貴品

遞寬狀為毒死親夫

詩曰：荷蒙聖恩賜多珍。

諭旨遙傳仰帝京。寬狀一張因毒死。不知可是為姦情。

話說彭公和郭督玉堂言及長陽縣與歸州的知縣知州遊擊守備情節。正待拜摺出奏。外面忽報。請彭大帥接旨。玉總督就代彭公吩咐快擺香案。彭公立時戴上朝帽。換了朝靴。一身公服。邀同郭督。迎出頭門。見押官坐在馬上。彭公郭督連忙跪下。相迎押官的欽差。進了頭門。順樓南道。來至大堂階下。翻身下馬。大踏步走上大堂。居中而立。從懷中取出聖旨。唱道：聖旨下。平南大元帥跪听宣讀。郭督陪着彭公。即便跪倒山呼。畢。俯伏丹墀。欽差開讀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西伯戡黎。武侯治蜀。皆以文臣兼理武事。尔文淵閣大學士彭朋。雖係文士出身。寔係風諸韜畧。屢求剿匪。迭著殊勳。經驗既深。朝野共仰。此次命為平南大元帥。諒能提伐斯張。机宜胥協。將士用命。操縱咸宜。惟出征許久。未見捷音。想因匪黨猖狂。殄滅匪易。難身單務勞瘁。自不待言。朕寔深為懸念。茲頒人參三斤。燕窩三斤。賜尔彭朋。祇領以便軍中調養身體。補益精神。力掃塵氛。迅肅宇內。勿稍寬縱。致令蔓延。并頒將匪軍所到之處。一一開摺奏聞。毋負朕意。欽此。

欽差讀畢諭旨。就從一个黃包袱內取出人參燕窩。交給彭公。彭公謝恩畢。由玉總督代為請過聖旨供奉當中。即邀欽差到後廳待茶。欽差和王總督客氣一番。問問匪黨擾害湖北的情形。又向彭公問問成都及夔州的大致旋。即告辭起身。仍回京師。彭公遂向玉總督道押旨欽差。這回到此。連累老兄多費周旋。弟寔心不安。玉總督道大

帥聖眷優隆，天恩寵渥。小弟以後仰仗之處，自然很多。這回欽差既來敝署，自應代為伺候。況不過虛與委蛇，何足掛齒呢？彭公又道：據老兄上回所言，長陽的知縣遊擊甘心降賊，歸州的知州守備盡節捐軀，照理而論，自當專摺出奏。惟現奉諭旨，指明匪軍所到之處，一一開摺奏聞。弟想一向軍務匆忙，日無暇晷，未嘗奏報，殊悔疎虞。這回勢不得不具摺到京。老兄也可以另加一張夾片，就用老兄自己的口氣，一同拜發，免得另行費事。王總督道：大帥見解極是。此時彭公吩咐隨營的文書，把自從受命平南以來，中間所歷的化平縣、成都府、夔州府以及趕至雲南復回湖北各種細情，照直描寫，擬出奏稿，以便脩清那文策的師爺高朗答應一聲，略略構思，伸紙提筆，草疏便成。彭公接過一看，些微刪潤，並加上叩謝聖恩，頒賜人參燕窩話的頭，發交善寫的營書，恭楷清繕，繕成之後，彭公又細細看了一遍。王總督也把夾片寫就，一同裝入摺匣，招呼差弁，賡送進京。差弁預備馬匹行李。彭公和王總督身穿朝服，轅門連放九聲大炮，將摺匣用黃色袱封固，擺在香案之上。恭行大禮三跪九叩首，親手捧交差弁。差弁束在背上，飛身上馬，直出督署的中門，坐船過江，由漢口走旱道，望京城大路而去。奏摺拜發已過，彭公便想起馬動身，追擊匪寇，轉而一想，這匪寇來得突兀，去得渺茫，將從何處去追呢？甚覺躊躇不樂。王總督却能窺得彭公的心事，說道：大帥如此納悶，想必有所疑惑。何不我卜測字的來測一個字，聊以決疑呢？測字雖屬小道，碰時也還靈驗。即如敝署的轅門西首，有一測字攤子，他自稱為賽君平。小弟於前月時候，因為謠言太甚，便將賽君平找到，問他世局如何。報了朋友的友字，教他一測。他說反叛的已出頭了，過了二十多天，朱朝元果然到此。照這樣看起來，不就是很有些靈嗎？彭公笑了一笑，便教彭興也把賽君平找來。彭公說道：咱我你來，不為別的，因為朱朝元是了賊寇的頭目，匪黨的渠魁，手下尚有嘍囉一萬前幾天曾由此地經過，大約你們是曉得的。這回不知竄往何處，咱且報個熾字，你須用意一測，看是怎樣。賽君平道：朱朝元必在雲南，怎見得呢？這熾字的左邊是一火字，南方本是屬火，火上有烟，烟必是似雲，所以決定是在雲南右邊是一戈字，却是千戈之勢，力已減大半，當是不足為禍。中間是一音字，乃是音信之如斯也。彭公道：又笑你這測法，也很有點意思。據咱懸揣，大約是在雲南無疑。此時又卜了一了文王課，却是四陽二陰之卦，上下都為離象。賽君平想了一回，說道：這了離卦，正和熾字符合。以後天八卦方位

而言離卦屬南。况且離為火。火旺於南。大師既是平南。此去正行旺地。可喜可賀。彭公看那賽君半說得明白。晚帳吩咐彭興。賞他二兩銀子。賽君平欣然而去。彭公也就傳令隨征將士男女英雄。立刻收拾開差。不可在此久住。致誤軍機。一面向玉總督辭行。玉總督和一班文武官員出城相送。一路上軍容整肅。軍令森嚴。所過地方。秋毫無犯。指定以雲南馬龍州為抵頭的所在。長途跋涉。倍歷艱辛。惟彭公素能體恤軍人。恩威並濟。雖皆吃苦。亦無怨言。這日行到廣西武宣縣地界。忽見路旁來了一個老者。年約五十以外。雙手揪住彭公的轎杠。兩眼淚流。喊冤不止。彭公看那形狀。寔係可憫。吩咐暫且駐轎。便問那老者道。你究有何冤屈。可有狀紙。呢那老者便從懷中掏出一張紙兒。雙手遞上。口稱小的寔在冤沉海底。聽說大師是個青天。特為攔輿。叩求伸雪。彭公看那狀子寫的。是具呈民人林福賢。年五十四歲。住漳州府武宣縣東門外。為毒死親夫罪大惡極。哀叩嚴辦。事竊。身夫妻二人。只生一子。名教林天然。今年二十一歲。向以販賣珠寶營生。娶媳杜氏。年纔十九歲。夫婦之間。尚覺和睦。緣身子於今年正月間出外。於四月間回家。此次生意甚為順利。除去資本之外。尚落有銀子三百餘兩。回家之時。身之夫妻和媳婦杜氏。都甚歡悅。當時用過夜飯。身子與媳婦杜氏一同進房。不料杜氏面善心毒。不知用何毒藥。硬將身子毒死。次日一早。身往房內看視。只見身子殭臥在床。已無氣息。肚腹膨脹。泛有青色。顯見服毒身亡。是由杜氏所害。當無疑義。似此毒婦行為。害死親夫。必有姦情。天理何在。國法何存。前曾喊叩武宣縣縣官伸冤。無奈縣官久不究辦。可憐冤深似海。昭雪無期。不得已縋迷情由。叩求青天大師。垂憐作主。賞准提集杜氏。追出姦夫。按律抵償。生死銜恩。哀哀上告。

彭公閱畢狀紙。對那林福賢說道。你既有這種冤情。本帥替你作主就是了。你且回去。明日就在這武宣縣衙門裡聽審罷。於是彭公仍教輪夫前行。行不多路。便望見武宣縣的城牆。彭公因為林福賢告狀。既已收了狀紙。未便置之不理。兼以連日辛苦。也想稍為歇息。不若就在這縣城內。就擱一天罷。心上這樣想着。竟有縣官遠遠迎接。原來這縣官姓高。名材。也由舉人大挑出身。頗覺精明強幹。打聽彭公從此經過。已把自己的家眷。搬到民房暫寓。讓出衙門。請彭公進城居住。事事照料周到。彭公剛纔下轎。便又聽見喊冤之聲。正是。攔輿冤狀剛收到。何事民

間又喊冤。欲知冤情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一女子畏刑妄供

兩俠客連夜聽風

詩曰 女子無知只畏刑

姦夫妄指陷良民

飛檐走壁惟奇俠

不憚宵深探案情

話說彭公道進了武宣縣的衙門。剛纔下轎便聽見有人喊冤。暗暗忖道。這高知縣外面却很能幹。頗會逢迎長官。大約對於民間訴訟。未免有些糊塗。雖是姓高。究竟也不甚高。不然那裏有許多喊冤的呢。彭公此時走上縣堂。當中坐下。命把那喊冤的帶進。那喊冤的便到彭公面前。伏在地下。連連磕頭。彭公問道。你是什麼姓名。多大年紀。有何冤枉。照直說來。不要枝枝葉葉。臉頭露尾。喊冤的道。小的姓方名茂林。今年五十歲。膝下一子。兒子就教方一矩。今年二十三歲。自幼從師讀書。不敢遊蕩。不是小的自己誇獎。兒子的話人品。却是不壞。學問也還不差。旁人皆說小的兒子是個品學兼優的人。平時只在書房看書。并不出外遊玩。不過到外婆家及姑媽家走過幾次。原來小的有了妹子姓林。生有一個女兒。今年已有十九歲。許配林天然為妻。和小的兒子一是舅母家表兄。一是姑媽家表妹。不過彼此從前熟識。小的是能信心。別無他事。杜家女兒已於前年到林家完婚。小的兒子是向不與林家來往。禍因今年四月間。林天然陡然身亡。本來有些奇異。林天然的父親林福寶。以為是他媳婦杜氏有了姦夫。暗用毒藥。把親夫毒死。究竟杜氏是姦非姦。小的不得而知。若說小的兒子就是杜氏的姦夫。小的可具人頭切結。自從天然一死。林福寶告狀。經官相驗。便把杜氏帶到這邊。縣大老爺審問。他的姦夫。究竟是何人。無奈杜氏血口噴吐。誣賴小的兒子。就是他的姦夫。用約把他親夫毒死。當時便有縣差把小的兒子拿獲到案。雖然未受大刑。却已釘錄收監。可憐小的只有一子。俾代接後。還望發還。乃竟無辜被累。還怕定罪。只得叩求大帥伸雪。說罷又是碰頭。彭公道你且下去。不要遠離。明天再來聽審罷。其時高知縣早已預備酒肴數樣。就請彭公和眾位英雄義俠。分別赴席。高知縣便陪彭公一榻席間。談及林福寶和方茂林互控一案。高知縣道。林天然是因毒斃命。卑職曾經驗過。可以信心。惟林杜氏有無姦情。方一矩是否姦夫。是有疑義。卑職並未用過大刑。無奈他二人滿口招認。不得已釘錄收監。其寔甚為游移。不決。於是談談講講。酒席已畢。彭公便向高知縣道。本帥因為這宗案件。恐有疑竇。就

在貴署大堂上問他。一問罷。高知縣因吩咐刑房。招房檢卷宗。皂班快班伺候站堂。開點名單。擺在公案。彭公升了公座。提起硃筆。在林杜氏名字上一點。即有女禁子將林杜氏提出。帶到案前。雙膝點地。彭公看他相貌。面皮黃瘦。淚眼含愁。是一孱弱女子。并非淫惡婦人。彭公問道。你就是林杜氏嗎。杜氏答道。正是。彭公又問道。你的姦夫到底是誰。你的親夫到底是用何藥毒死。從實供出。免動大刑。連累皮肉吃苦。林杜氏珠淚盈盈。說道。小婦人寔無姦夫。若說定有姦夫。除了表兄方一矩之外。別無一人可指。至若用什麼藥毒死親夫。小婦人寔在不知。也只有向方一矩追究。彭公復問道。方一矩曾到你家來過幾趟。林杜氏答道。方一矩就是小婦人舅母家的表兄。從前熟識。自小婦人到了林家。便沒會過面了。彭公駭問。方一矩既是和你久未會面。那個毒藥。何以又要向他追究呢。這話不又自相矛盾嗎。林杜氏聽見這樣駭問。只是戰戰兢兢。無言可答。彭公看那光景。怕受大刑。慣可憐的。也就不忍多問。便道。你且跪在一旁罷。復提硃筆。在方一矩名字上點了一下。又有男禁子把方一矩帶上。跪在案下。彭公看他形像秀雅之中。頗有一團正氣。當非邪淫刁猾之徒。便問道。你和林杜氏有何關節。怎麼要用毒藥把林杜氏毒死。若不照直供來。本帥就要動刑。只見方一矩嚇得滿面通紅。說道。童生與林杜氏。本是中表兄妹。從前却是熟識。自他出閣以後。未曾往來。他的丈夫林天然。究竟是誰毒死。童生何能得知呢。彭公道。林杜氏說你是他姦夫。用何毒藥。也要向你追究。你還能狡賴嗎。方一矩道。童生自問守身如玉。一向不敢沾花惹草。林杜氏裁誣童生是他姦夫。究竟有何憑據。毒藥是誰所用。林杜氏自己明白。怎麼要追究童生呢。求大帥鑒情察理。筆下起生說罷。也是連連叩頭。彭公看他兩人的情形。聽他兩人的口供。覺得開釋不能。用刑不忍。煞費躊躇。因囑咐那一丁女禁子道。你且把二人關在一間黑獄裡。也不要難為他。明日再行嚴訊罷。那女禁子答應道是。站堂的差房。吆喝一聲。即便退堂。到了起更時候。彭公吩咐夜出世張季良。千里眼夏三江。二人到那黑獄的屋頂上。悄悄探聽。聽方一矩和林杜氏到底是有情。是無情。是爭論。是串供。張季良夏三江隨即換了夜行衣。飛上獄牢屋頂。輕輕揭起兩片屋瓦。向下瞧去。只見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一男一女。兩相危坐。嘴裏嚙嚙咕咕。不知說些什麼。季良三江在屋頂上。靜心細聽。却聽得那方一矩道。我和你雖係中表兄妹。平時總以客禮相待。並無戲言。我以為你是正經人。誰知你毒死

親夫大約是有姦夫主使。怎麼不把姦夫指出。偏偏要賴我是你的姦夫呢。我和你今世無仇。往世無仇。過空誣陷。不知你是何心意。我雖死在陰司。總是不服。說罷。恨恨不已。又聽得林杜氏說道。我是天大的冤枉。寔在無可告訴。自問向無邪事。惟天可表。丈夫之死。本屬奇怪。正是其名其故。毒藥果從何來。我寔不知其故。屢次就審。這問姦夫。我已自己細細思想。除了表兄之外。並無認識的男子。教我說誰是姦夫呢。我又怕受大刑。只得說表兄就是姦夫。聊以塞責。免受大刑。明知事屬栽誣。寔由出於無奈。說罷。盈盈哭泣。由是你有來言。我有去語。兩下爭吵一夜。夏三、江張季良聽鼓多時。從屋頂上輕輕跳下。回見彭公。將方一矩和林杜氏的言語情形。逐一述明。並沒遺漏。彭公因為林杜氏和方一矩的堂供。正費躊躇。及聞夏三、江張季良二人所述。不免更為驚異。正是：疑獄一時難解決。暗中探聽只徒勞。欲知此後如何嚴訊。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鯽魚荊花相連有毒

山嵐瘴氣感冒須防

詩曰：荊花攬合鯽魚湯。毒氣能教性命傷。漠地從來多瘴癘。偶然感冒正須防。

話說彭公聞聽張季良夏三江所述。方一矩和林杜氏的言語情形。覺得此案毫無頭緒。心上有些忐忑不定。由是睡了一會。次日一早。吩咐武宣縣的衙役。把林福賢、方茂林傳集聽審。并將方一矩、林杜氏從監內提出。覆訊。彭公復升公座。便問方一矩道：林杜氏指明你是他的姦夫。他的親夫也由你用毒藥害死。你將何以辯白呢。方一矩道：這是他胡亂誣賴。畏罪枉攀。總求明鏡高懸。無微不照。彭公點一點頭。便問林杜氏道：你說方一矩就是姦夫。你却有何憑據。可以証寔呢。林杜氏總是不語。淚涕漉下。彭公也不深追。復對方茂林道：你說你的兒子素行品學兼優。本帥却也不能說你兒子不是好人。惟這林杜氏一口咬定說你兒子就是他的姦夫。教本帥何以代為洗刷呢。方茂林道：從來姦夫淫婦。或者互換表記。或者旁露風聲。既然把親夫害死。勢必相期白首。永矢弗諶。此表記一層。必不可少。至若暗用毒藥。必須親手相交。來往自當稠密。旁人必能窺破。此風聲一層。斷難掩藏。求大帥明察。暗訪。如有可疑之處。雖將小的兒子抵償。也可甘心。不然何能以林杜氏一面之詞。據為信讞呢。彭公聽那方茂林說得在情在理。覺得無可駁斥。轉向林福賢道：你的兒子服毒身亡。既經仵卒驗過。當無可疑。本帥但要問你。你的兒

子到底是何日由外回家。回家之時神形若何。用過何等酒菜。何等飯食。一一說明。不可含糊脫落。原來彭公問及這些因為林杜氏不像邪淫姦毒之婦。方一矩正是讀書明理之人。兼以張季良、夏三江二人夜間探聽。寔情顯見是無毒藥姦夫之事。料定是因酒菜飯食。沾着毒氣。以致斃命。所以如此細問。足見彭公才大心細。無論若何奇異案件。莫不立時斷結。人人奉若神明。故此彭公案一書接續編輯。閱者歡迎也。聞言少叙。只見林福寶說道。小的兒子林天然。是於本年正月二十四日出外。四月十八日回家。回家之時。先在空院內紫荊花架下。坐了一會。談談外面的風土人情。看他精神。覺得很好。並無疾病。他却有个嗜好。慣喜新鮮。鯽魚煮湯。小的因為兒子久別初歸。便在街上買了兩斤鯽魚。吩咐小的妻子和媳婦煮。造飯用飯之時。除吃鯽魚之外。不過幾樣素菜。並無別物。亦未飲酒。鯽魚吃完。還喝過一碗魚湯。這些飲食。那裏有毒氣呢。林杜氏插嘴說道。那碗魚湯。就是小婦人雙手捧的。正走紫荊花架下。經過。却遇一陣陰風。把那紫荊花吹落不少。魚湯裏也有一層小婦人被那陰風一吹。此時打了一个寒噤。彭公聽到這裡。便道。不消多說了。這就是致命的毒藥。別無可疑。林福寶道。怎麼鯽魚湯便有毒氣。嗎。彭公道。鯽魚湯原非有毒。但鯽魚與紫荊花相反。對兩樣放在一起。誤食必死。如不肯信。可取本草綱目一書。查核証明。可見林天然之死。大約是命數使然。不但與方一矩無涉。即與林杜氏亦屬無干。林福寶仍是聲聲叫屈。以為彭公有意埋冤。不肯服解。彭公復對林福寶道。你還有所不服嗎。林福寶只不做聲。彭公便喚武宣縣的衙役。買了兩尾鯽魚。在藥舖裡買了些紫荊花。放在一鍋煮好。盛出喂狗。試其有毒無毒。却也有些奇怪。鯽魚纔完。其狗立斃。林福寶這纔心服。只是痛子心切。大哭不止。林杜氏也是思念丈夫。哀號欲絕。彭公勸慰一番。叩謝而去。方茂林父子。見此情況。代為心酸。並不追及誣告。彭公也向方一矩勉勵一回。於是完案退堂。高知縣因對彭公打躬請安。說道。大帥審理案件。精細已極。卑職是難學到。彭公道。這也不過適逢其會。豈能預有成見嗎。起先林福寶和方茂林連接喊冤。本帥以為你老兄對於民間訟事。不免粗率。誰知對於此案。既不遽然定罪。并不肯用嚴刑。正可謂民間的慈祥父母了。高知縣暑謙遜。彭公復又傳令啟程。在路行有數日。已到雲南地界。原來雲南地方和中原氣候不同。早晚之間。漫天雲霧。太陽之光。現得甚遲。收得甚早。本處人民。都是不敢起早。不敢歇晚。稍有不能慎重。必生疾病。惟意